

“一天结束了，人们都赶着回家的时候，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营业时间是深夜十二点到早上七点，被大家称为深夜食堂，你问有没有客人来，客人还挺多的呢。”大叔略显沙哑的嗓音暖暖地牵住了食客的心。鸡蛋卷、章鱼香肠和咖喱饭……没有精雕细琢的功夫大菜，都是朴实平常的家常菜，食客络绎而来，点菜，喝酒，聊天……深夜，小小的食铺跳出了黑暗，溢出祥和、温暖的气息。喜乐、烦忧，酸甜苦辣，食客与菜肴之间的平淡简单因着彼此关联的故事而变得别有滋味。日剧《深夜食堂》渲染的是交融在食客和菜肴里的温情。

好味温情

张为民

长的城市“土著”，熟悉的是本地家常菜的烹调，注重味浓量足，不会折腾菜肴的形、色，以及各类花式摆盘，一盆炒猪肝可以灰头土脸地端上来，一碗番茄蛋汤蛋花几乎盖满碗口……顾客若想要自己心里想吃的那道菜，即便菜单上没有也不会推辞，照着顾客的描述，尝试着做出来，他们真心把食客当做了自家人，吃饱喝足，开开心心是重点，而恰是这开开心心之举往往击中了食客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处。深夜的食者，游离在寻常

闲愁似乎不分年龄段，说来就来了。有时是坐在一棵树下，有时是高高地站在楼顶纵览长江，有时甚至面对堪称绚丽的西天晚霞，闲愁来时，内心有说不出的寂寥。

闲愁自古就有，是闲出来的。无事可做时，或不知该做什么时，闷得发慌。人闲愁的时候很脆弱、很焦虑甚至很悲悯。古装戏里的闲愁人生，仿佛声声在耳。

听，张生吟诵：“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对上：“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在古代，衣食无忧的青年女子们就是在莫名的愁绪中流连度日的，没有人，包括她们自己都习以为常。很多时候，忧郁反倒给她们增添了魅力，因为只有身份高贵，心灵丰富敏感的人，才能够拥有对人生更多自觉的体察。



时间的脚步总是太匆匆，2019年来临了。2018这一年几多欢乐，几多泪水，责任与使命始终伴随着我前行。舞台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给予演员无尽的表现空间，这也是众多演员无限留恋舞台的原因所在。三十二年的舞台生涯，同时肩负着文艺院团管理者责任。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了我对戏曲事业无比深沉的爱。

回首2018，令我印象最深的是10月26日在日本东京电影节的颁奖仪式上，星光璀璨，举世瞩目。在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代表上海昆剧团从日本友人松浦晃一郎手中接过了“艺术贡献奖”。这不仅是我上海昆剧团中国首部3D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的国际奖项，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与肯定。令我百感交集的是，松浦晃一郎先生十七年前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中国昆曲首批列入世界非遗的证书也正是由他颁发。风风雨雨十七年，松浦先生和中国昆曲始终缘分不散。当我终于面对他时激动地说：“十七年前您的颁奖，把中国昆曲推上了世界的舞台，今天再次从您手中接过电影获奖证书真是令人激动。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昆曲人向您表示感谢，谢谢您一

走近昆曲，体会春色如许

谷好好

的作息轨迹之外。家，或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夜深，慢慢跌向谷底的气温渐渐冰凉人的身心。此刻，一盏明亮的灯、一份温暖的食物，若再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老板，谁能抵挡住这般的诱惑呢？

那一年，离开工作十多年的媒体，新的环境，新的岗位尚需磨合，很多的不顺利。下班后常会一个人走走，想在霓虹闪烁的楼宇间，潮来潮往的人流中分散去诸多烦恼。开在弄堂口的这家小食铺便是在那时不经意地闯入我眼帘的。门面小且窄长，像是从石库门民居中延伸出来的一根触角。店里倒收拾得干干净净，仅两张长桌，桌上料理架里搁着辣子、酱油、香醋等，是一般餐馆的标配。店堂里只有两位顾客，尚不算拥挤。就近坐下，却没有看到菜单。店主是位本地大叔，穿着清清爽爽的白色工作服，指着摆在灶上的

何必闲愁

荆毅

或许，无论我们生在什么样的时代，自己活在世上终究是孤独、飘零的个体，任何一个人与你联系的纽带都不是铁一样结实的，这根纽带有时说断就断了，就像最初剪断你的脐带那样由不得自己。

只是，能够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甚至一生中女人遇见什么样的男人，男人碰上什么样的女人，谁都无法选择。当今我们时时面临的现实压力，在莺莺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她只有因寂寞难遣、向往爱情而生出的烦恼与愁绪。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她的种种愁绪都是闲愁，而所有闲愁都是要不得的。如果看见身边有人如此这般，朋友会吼一声：醒醒吧，快去做事啦！年轻时，闲愁来时都不自觉，只有到

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动与厚爱。”昆曲事业从“抢救、振兴到今天迈向复兴”，正是有着无数像松浦先生这样热爱中国昆曲的友人始终伴随左右，始终给予强大的支持，让我们更为自信坚持走到今天。我應該庆幸在上海从事昆曲事业，亲身经历了党和国家政府不断给予传统文化的扶持帮助，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内生力量，给予了昆曲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繁荣景象。

2019已然走来，我们戏曲人始终前行在路上。这一年恰逢国庆七十周年，也是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举行。这对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大好机遇。文艺是时代的镜子，记录时代，反映生活，赞美祖国，歌颂美好，都是文艺作品的应有之义。

如何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摆在2019年的重要任务。在前几年“东方之韵，深扎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把“深扎”引向深入，推向更广阔的地

区，与广大群众贴得更近。

新年新愿

责编：殷健灵

一个并不特别属于2019年的新年愿望。请看明日本栏。

灯味斋吟草

陈铭华

迎新兼寄友人

匡居盛世乐清平，寄兴林泉意趣盈。
流水高山无俗志，人间岁月感真情。

旅次成都口占

西去蓉城万里长，而今蜀道似康庄。
缘慳子美门前过，诗史遗风久愈香。

几口大锅说：我家只卖卤肉饭，想吃什么配菜可现炒，没有菜单。边上有客人打了一客卤肉饭，一个小砂锅里横卧着两块肥瘦相间、油光可鉴的五花肉，边上衬着半个卤蛋和切得匀称的干菜，啧啧地冒着热气。寒冷的冬天，低落的情绪，或许正可以这碗热情的卤肉饭来滋润下。没有犹豫，照样来一份。

例汤是小排冬瓜汤，煲得正好，鲜美和润，先温暖了肠胃。五花肉焖得酥软，肥而不腻，入口绵

软，溢满鲜香。吸足了肉汁和酱料的卤蛋更Q弹入味，配着当季新米煮就的米饭，一口菜一口饭，时光仿佛慢下来了。有只花猫不知什么时候窜进来，在角落里拉长了身子，伸了个懒腰，边上传来食客满足的打嗝声，店主斜靠在椅子上，有点瞌睡，脸上漾着浅浅的笑意。半碗米饭下去，身上不觉渐渐起了暖意，职场转变带来的不适渐渐散去。是那碗小排汤般的药引，抑或是那份焖肉饭的方子作用，许是，许不是。

粹的闲愁，只能是某类生活无忧的女人的专利。男人若沉湎其中就有些搞笑。男人的坚强多半是社会逼出来的。

古时候没有人鼓励女人去独立，因为那时好像没有独立和依从之别。从前的女人和男人有一种相当天然和谐关系。比如莺莺，就从来不必担心张生会因她不能够赚钱而小看她。社会上“男尊女卑”，而在家庭之内，夫妻之间，似乎也并不缺少平等。

如今社会在鼓励女人独立，但实际上还有女人去依附。利益是第一位的。那么只要能换来金钱和安逸，依附也是一种足以耀人的本领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误了多少女孩前途。我始终觉得，无论男女，独立之经济独立之精神都非常重要。



亭间

(中国画)

石禅

每当重读著名画家林风眠的绘画艺术之时，眼前便浮现出春山下的一片清漪，幽静中的数声琴韵，寂谷中的几声啼鸣，是小夜曲轻音乐。寂寞空灵是梨花下的几滴细雨，几片落花是少女的轻歌曼舞。这就是林风眠所追求的美的世界。

去年岁末，在杭州的书画拍卖预展上，林风眠的《柳荫双禽图》特别耀眼，上款徐昌酩，读来备感亲切。依稀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林先生的印象，清瘦的身影，穿着布衣短装手拎着布袋袋。眼神中将生命的活力浓缩集中在分外活跃的头脑中，思想在尘世的纷争和绘画的清静中跳跃，净土的星空给了他精神抚慰和不息探求方向，也是他终生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的寄托，

对艺术的探索终其一生。林风眠是最早最真诚“仰望星空”的画家。

于是，又重温林风眠的自述：“记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历经丰富的人生经历后，希望能以我的真诚，用我的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中国传统文人的雍容淡定，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由是我想到林风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婉拒办个展和请辞美协主席的高风亮节。那是平易的艺术，精湛的华丽，婉约的诗魔。凡读过林风眠画的人，潜意识

江南，古来皆为山灵水秀之地，以其秀美恬淡，寄托了万千文人画士的骚情赋骨。长江以南，水汽丰润，万物纵横生长，淡妆浓抹总是相宜。失意、抑或是得意，江南都如同一个温婉的女子，在文人墨客眼中呈现出或喜或忧的妍态。石禅，便得天独厚地出生在这孕育文人骚客的江南，成为江南画坛的翘楚。

石禅，原名沈润霖，字瘦梧，号钵梅斋主，卖画买花堂主人、嚼白堂主人。瘦梧一字，实是精妙。梧桐虽瘦，形销而屹立不倒，这成了石禅简练画风的概括。春华秋实，这个词用于形容石禅老师的经历再合适不过。如果他比作一种植物，他必然不是一株空有其表、不结硕果的月季，而是在日月洗礼下日渐丰腴的石榴花。春日，石禅播下画意的种子，满树开遍艳丽的石榴花；秋日，石榴树下落英缤纷，结满晶莹剔透的籽儿。秋日漫漫，石禅仍然不断探索着画中之意，在画坛中星陈凤驾，日月交辉，天地为养，终于造就了今日的石禅。

以我浅见，画者之境界，以不作文而达意为上。石禅老师师从龚继先与张桂铭，汇八大之精神，将写意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之中。然而，在晚生看来，石禅老师之画不仅仅是以笔墨描写景致而已，更兼带以画写诗之用，将文字的形式，经由画家的内在沉淀，转化为画面的表现形式。一朵花，当画成正红的或玫红色的，笔落刹那，一锤定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同的颜色，甚至只是笔尖的旋转，都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境。而诗意，自然也不能离了人物。以我之见，石禅之画颇得诗佛王维之精神。山中隐士高坐，表情淡然，袒胸露乳，身旁是重峦叠嶂，奇树林立。他手中握着一根稚椎，虽然画中没有木鱼，却隐隐有禅声传来。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是此意了吧。我逐水而行，溯流而上，只见水穷又何妨？我自山中坐，水从心头来。以画写诗，以诗问禅。画

中无水，此时却更胜乎有水，只因有禅。

“石禅”之名，取自“投石问禅”，初时读来，只觉有趣，此名颇有小儿顽皮之意，但观画之后，却深感“石禅”一名实在妥帖，“投石”不仅凸显了他已近耳顺却仍葆有童真之感，还以“问禅”表达心之所向。在石禅的画中，一花一叶皆有禅意，但我言之为“轻禅”——因其禅意皆融于花鸟水草之中，并不使人感到晦涩难懂，实为可贵。荷叶在光影的变化中在墨绿与浅绿之间变换色调，宽阔的叶片上凝结着水珠，底下游鱼若隐若现。由于鱼的加入，整幅画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境。这不禁令我回忆起了柳子厚所著《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俛尔远逝，往来翕忽。”夏日的鱼正如柳宗元描写的那般，是慵懒而又灵动的。在石禅的画中，一鱼一虫皆是如此。动静之间，禅意尽出。以鱼写荷，画面立马具有了生意。透过重重的“绿峦”，游鱼在交错纵横的荷叶茎间，追逐打闹，登时，整幅画面有了灵动的色彩。因而，此画虽为写荷，但无鱼则无禅意，一鱼出而境界全出，此即石禅老师的智慧之处。他善于以旁敲侧击的方法，曲笔描绘心中所想。

晚辈尝有幸与石禅老师共处。老师为人沉默寡言，但每有言语必是字字珠玑。画作如人，他也鲜少为自己的画作题名，反倒是旁人乐于为他的画取名。这人说这名儿好，那人说还是取那名儿，旁的人为了他的画作取什么名字非得面红耳赤，他倒是像个老僧，微笑不语。在这事事求真切的世间，“无题”竟也成了一份珍贵。倘若要我以一句诗来形容他，那必是“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石禅常常保有一份不可言说的神秘感，或许这也是他的画作充满力量的原因。“禅”本就不具有实体，那又何必非求一个虚名呢？这世间，愈是求自由的愈是不得，那么，留几字空白，岂不美哉？

里难免依恋那样的芦荡雁南飞，带点腼腆的不舍，客途逆旅中灯下相对会勾起些许乡愁的湿润。广东梅州故乡正是他童年少时的牵挂。在《柳荫双禽图》前驻足良久，“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在他那率性潇洒的意境中，我看到一种孤寂，用智慧力量以绘画形式赞美着暗香浮动的池塘清趣，氤氲飘渺的沉寂山野，轻曼纱帐中的温婉仕女，弹奏着超然脱俗之音，在自悟与省道中，梳理着中国艺术走向，用毕生心血，开垦出中西合璧的艺术处女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石与禅

吴书晓

